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8/17
12 Januar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a)

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的人权问题

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专题报告员 P. Kooijmans 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 1987/29 号决议的报告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3	1
一、有关任务的问题	4 - 13	2
二、专题报告员的工作	14 - 22	9
A. 函件来往	14 - 16	5
B. 紧急行动	17 - 20	6
C. 协商	21	7
D. 现场视察	22	8
三、各国据以纠正和（或）防止酷刑的标准	23 - 39	9
四、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权的 待遇或处罚	40 - 49	15
A. 肉刑	42 - 44	15
B. 不人道的监狱条件	45	16
C. 普遍适用的严厉待遇	46	16
D. 死囚牢房延长关押	47	16
E. 未成年者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	48	17
五、对于专题报告员所收到有关酷刑做法 的资料的分析	50 - 58	18
六、预防性措施	59 - 72	21
七、结论和建议	73 - 81	24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1985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第1985/33号决议, 决定任命一名专题报告员审查与酷刑有关的问题。人权委员会主席于1985年5月12日任命了专题报告员P. Kooijmans先生(荷兰)。根据这一决议, 专题报告员在执行其任务时, 特别征集并接受有关酷刑的确实可信的资料以及对所收到的资料作出切实反应。

2. Kooijman先生根据要求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全面报告(E/CN.4/1986/15), 并且向人权委员会汇报了他的工作、以及他的结论与建议。随后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根据第1986/50号决议延长了他的任期。

3.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收到专题报告员的报告(E/CN.4/1987/13), 并通过第1987/29号决议, 其中决定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再次决定将专题报告员任期延长一年, 以便使他向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进一步的结论和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第1987/146号决定批准了这一决议。

一、有关任务的问题

4. 《反对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87年6月26日生效，可称为在消除酷刑现象的努力方面一个重要步骤。的确令人鼓舞的是，这一现已由28个国家批准的公约只是在它开放签署之后的两年多一点就生效了。这可以证明，国际社会真地要处理侵犯人权行为最令人憎恶的形式之一。所以，希望不久的将来公约缔约国的数量将大大增加到几乎可以使它普遍适用的程度。

5. 1987年11月26日选举了根据公约第17条设立的委员会。因此看来应该在本报告中将公约赋予委员会的职能与人权委员会所确定专题报告员的任务相互比较。

6. 首先，委员会只对那些已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有效，而专题报告员——就象人权委员会制订的所有主要程序的情况一样——可以联系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政府和在该组织具有观察员地位的所有国家政府。但是，更重要的是委员会的职能和专题报告员的职能在性质方面的差异。委员会必须确定公约缔约国是否根据该条约奉行它们的义务。奉行义务有以下各种方式：审议缔约国必须根据公约第19条提交的报告和就这些报告发表意见；审议国家和个人的上诉（只要它这样做的职能得到公约第21条和第22条的承认）；最后对有系统的酷刑行为的案件进行调查（只要在缔约国还未排除其进行这种调查的职能的时候）。因此其主要任务是确定个别国家是否奉行或已经奉行它们根据公约应尽的义务。所以，其职能可称为准司法性的。

7. 专题报告员在有关酷刑问题上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他必须就一般的酷刑现象向人权委员会——这个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机构——报告。这一点反映在第1987/29号决议第12段所载他的任务，该决议请他就“他对有关酷刑问题的活动，包括这类做法的发生情况和严重程度，以及他的结论和建议”向人权委员会报告。

8.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专题报告员与个别政府取得联系，要求有关为防止酷刑的发生和为在可能发生酷刑的地方弥补酷刑带来的后果所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的资料。

9. 为了能够就酷刑做法的发生和程度提交报告，他有权为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接受情报。这种情报不可避免地几乎总是涉及个别国家内发生的具体案件。任何时候他收到这种可信的情报，他就将情况提请有关政府注意，并请它提出意见。在这样做的时候和随后向人权委员会报告的时候，他对每一个指控的根据的充分性不采取立场；与各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一起收到的资料使他能够为委员会叙述世界上酷刑做法的发生及其程度的全貌。委员会的任务和专题报告员的任务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委员会必须确定控诉是否有充足根据；专题报告员可提请政府注意指控，并请它们提出意见；鉴于这些意见和在政府代表与专题报告员之间可能进行的任何磋商，本报告包括了一般性的结论和建议。

10. 但是，委员会的任务和专题报告员的任务之间可能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差别。委员会象每个准司法性机构一样，基本上是被动的。除了公约第20条提到的开始进行调查的职权外，委员会必须等有关方提交报告后或提出诉讼后才能履行其职能。但是请专题报告员“牢记有必要对向他提交的确实可信的资料能够作出切实反映”。这一规定还包括在人权委员会所规定其他任务之中，已导致所谓的紧急行动程序。正是这一规定强调了人权委员会所设立的机构根本上的人道主义性质，提请有关政府注意具体的案件使得有可能避免潜在的侵犯人权行为。

11. 委员会的任务和专题报告员的任务两者之间的差别还可以有下述特点。委员会必须确定已接受一项条约的具体义务的国家是否遵守这些义务；如果没有遵守，委员会必须确定该有关国家违反了这些义务；这是确定国家责任的问题，在个人起诉的案件中，必须适用竭尽地方补救办法的传统规则。但是，人权委员会已制订了主要程序的文件，作为向已被国际社会认为不合法的行为进行斗争的一个工具和作为拯救这种不合法行为的潜在或实际受害者的一个手段。由此，强调之点在于“有效性”的内容和防御性措施的采取。

12. 所以，委员会的任务和专题报告员的任务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敌对的。但是，对于各国政府来说，这两个分别的机构，其存在可能就意味着某种工作重迭；应尽可能避免这种重迭，例如，缔约国根据公约第19条向委员会提交的定期报告

也应提交给专题报告员；那么他就不需要在向委员会提交报告的空隙之间要求政府针对立法和行政措施提交资料了。但是，必须再次指出，这两个机构使用资料的方式有着根本差别。委员会需要这种资料从而能够确定缔约国是否已经履行其条约义务；对专题报告员来说，这种资料之所以必需是因为能够使他得出防御性措施的存在总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普遍性的建议。

13. 鉴于这两个机构的相辅相成性质，专题报告员正期待委员会担负起其职责；他相信，有成效的合作将使两个机构都受益，因为它们的最终目的——根除酷刑——是相同的。

二、专题报告的活动

A. 函件来往

14. 根据第 1987/29 号决议第 8 段，专题报告员于 1987 年 7 月 3 日向各国政府发出普通照会，请它们就为防止酷刑和/或向酷刑作斗争所采取的或已设想的措施提出资料。专题报告员还提请人们注意设立一个定期访问制度以及执法和保安人员的培训方案的重要性。此外，他要求获得有关其任务的一般资料或意见。

15. 根据他的要求，下列政府提交了资料：阿根廷（1987 年 12 月 7 日）、巴林（1987 年 8 月 14 日）、保加利亚（1987 年 8 月 20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87 年 9 月 17 日）、加拿大（1987 年 9 月 8 日）、古巴（1987 年 9 月 12 日）、塞浦路斯（1987 年 10 月 15 日）、希腊（1987 年 11 月 16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7 年 9 月 23 日）、危地马拉（1987 年 8 月 25 日）、伊拉克（1987 年 7 月 17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1987 年 10 月 12 日）、墨西哥（1987 年 9 月 23 日）、荷兰（1987 年 8 月 11 日）、巴拿马（1987 年 9 月 22 日）、巴拉圭（1987 年 7 月 20 日）、秘鲁（1987 年 7 月 25 日和 8 月 21 日）、菲律宾（1987 年 10 月 1 日）、波兰（1987 年 10 月 29 日）、大韩民国（1987 年 9 月 24 日）、苏丹（1987 年 11 月 19 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87 年 9 月 30 日）、土耳其（1987 年 9 月 8 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87 年 11 月 12 日）、南斯拉夫（1987 年 10 月 16 日）。缅甸政府和肯尼亚政府在答复专题报告员 1986 年 7 月提出的要求，提供了资料。

16. 在过去几年，专题报告员从不同的资料来源收到许多对酷刑行为的指控。在分析这些指控之后，已将附有这些指控的概述的信件转交给 29 个国家请其澄清。此外，专题报告员决定于 1987 年 6 月 26 日再次转交于 1985 年和 1986 年提交给 17 国政府的指控。在编写本报告时，还没有收到下述国家政府对这些催询信件的答复：阿富汗、布吉纳法索、刚果、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莫桑比克、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乌干达、扎伊尔和津巴布韦。

B. 紧急行动

17. 1987年这一年收到了许多请求采取紧急行动的要求。专题报告员决定在纯人道主义基础上提请各国政府立即注意其中14项要求,以确保个人身心健全的权利受到保护。他还要求在一旦这些指控属实的补救措施包括司法部门采取的措施的资料。其中许多指控涉及在被保安警察单独拘留的审问期间遭受酷刑的人。

18. 已向下述国家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 (a) 萨尔瓦多(1987年1月7日和9月18日)涉及被单独拘留的7名农业工人,在公开示威期间保安警察逮捕的一名妇女和身分不明份子在大学校园捉去的一名男子;
- (b) 危地马拉(1987年12月1日)涉及据称被拘留和被单独拘留在一个军事基地的三人;
- (c) 黎巴嫩(1987年7月28日)涉及被军方逮捕并拘留的属于同一村庄的若干人;
- (d) 巴拉圭(1987年1月9日、4月29日和9月18日)涉及被保安人员逮捕并单独拘留的一名电台广播员,六名普通刑事犯和四名被拘留的政治领导人;
- (e) 秘鲁(1987年12月1日)涉及据报告军方人员曾逮捕的一人再次被捕,也有可能失踪;
- (f) 南非(1987年4月28日)涉及被南非在纳米比亚的保安部队根据恐怖主义法单独拘留的五人;
- (g) 苏里南(1987年6月29日)涉及被保安警察拘留的一人;
- (h)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87年9月29日和11日4日)涉及被军事情报人员拘留的五人和被国内保安人员逮捕并单独拘留的其他四人;
- (i) 土耳其(1987年5月1日)涉及被警方拘留审问其丈夫去向的一名妇女;

- (j) 津巴布韦(1987年1月27日)涉及根据紧急部队规章被单独拘留的一人。

19. 专题报告员收到对1987年所提呼吁的下述答复:

- (a) 苏里南政府以电传于1987年8月6日转交了一份答复, 驳回被拘留者曾遭受任何形式的酷刑的所有指控。根据这一答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访问了被拘留者, 后者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 (b) 在1987年7月17日, 土耳其政府告诉专题报告员说, 被拘留的妇女已在1987年5月13日释放, 没有人就酷刑问题向土耳其当局提出控诉。此外, 答复重申说, “土耳其当局根据法律有义务对这种指控的案件进行官方调查, 因为酷刑是绝对禁止的, 并要受到起诉”;
- (c) 南非政府在1987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中提供了有关五人的资料, 他们被西南非警察根据1967年的恐怖主义法第6节(1)的规定拘留, 并据称曾遭受酷刑。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 “调查表明, 他们既未受到殴打也未受到精神虐待。检察长和独立营业的医生每两星期一次访问了这些人。已通知被拘留者, 他们有权就他们的拘留状况或他们的释放向过渡政府内阁提出请愿。政府内阁没有收到这种请愿”;
- (d) 关于萨尔瓦多, 专题报告员得知, 根据赦免法已释放被拘留的七名农业工人和一名妇女。对于那个于1987年9月据称在大学校园遭受酷刑并失踪的人, 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20. 专题报告员收到下述国家有关1986年期间所提呼吁的五项答复: 巴林(1987年8月14日)、萨尔瓦多(1987年2月11日和9月7日)、巴拉圭(1987年1月20日)和南非(1987年2月2日)。

C. 咨询

21. 根据惯例, 专题报告员在1987年4月、6月、7月、9月和12月的访问期间在日内瓦进行了咨询。其间他保持了与那些表示愿意与他会见的政府代表的私下磋商。他还会晤了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和声称遭受酷刑的个人。

D. 现场视察

22. 专题报告员曾多次表示愿意在有关政府的同意或邀请下亲临任何成员国的领土，进行现场磋商。在这方面，专题报告员1987年初在日内瓦与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和马拉圭的代表进行了初步谈判。他提议进行区域访问，以便与政府当局交换意见，特别集中讨论旨在帮助根除酷刑现象的补救和预防性措施。这四国政府都邀请了专题报告员，他最初计划从1987年12月6日至18日进行访问。他以1987年10月27日的信件，正式向上述政府提出了日期和方案，除秘鲁以外所有政府都接受了这些日期和方案，他们表示访问最好在1988年1月，因为在专题报告员提议的时间内，他希望接见的官员几乎都没有空。

三. 各国据以纠正和（或）防止酷刑的标准

23. 根据委员会第 1987/29 号决议第 8 段，专题报告员于 1987 年 7 月 3 日向各国政府发出普通照会，请求它们就为防止酷刑和（或）向酷刑作斗争所采取的和（或）计划的措施提供资料。他还进一步提请它们注意同一决议有关设立定期访问系统的第 2 段和第 6 段和执法和保安人员培训方案的重要性。

24. 专题报告员收到了答复他的请求的下列 25 个国家有关它们各自为纠正和（或）防止酷刑所订规章的资料：阿根廷、巴林、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塞浦路斯、希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危地马拉、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民众国、墨西哥、荷兰、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大韩民国、苏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

25. 阿根廷报告说，宪法禁止酷刑，1984 年 9 月 28 日第 23097 号法律已修正了阿根廷刑事法的第 144 条，其内容为：

“使合法或非法的被剥夺自由的个人遭受任何酷刑的任何公共官员应处以 8 年至 25 年的严厉或一般监禁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惩罚，鉴于该官员对受害者有实际上的权威，即使后者在法律上不受他管辖——这样也就足够了。同样的惩罚应适用于作出这些行为的个人。此外，如果酷刑的后果造成受害者死亡，则将行为者执行拘留惩罚，严厉的或一般的监禁。同一条款给酷刑下的定义不仅是身体遭受痛苦，也是造成足够严重的精神痛苦（修正阿根廷刑法第 144(3)条的第 23097 号法的第 1 条）。上述内容意味着，根据阿根廷的法律，酷刑等于谋杀罪”。

此外，这条法律对任何公共官员规定了严重的惩罚，如果他们有能力制止酷刑罪行而未加制止，或知道这种罪行却不在 24 小时内报告。如果有关官员是一名医生，则根据法律可以具体取消他行使职业资格，停止的时间比判处的监禁时间长一倍。根据该法，如果一名法官由于他的职务得知任何这种事实，而不进行相应的起诉或不将该事件在 24 小时内向有关法官报告，他会受到同样的指控。

26. 专题报告员收到了下述政府有关他们禁止酷刑的国内立法，特别是它们各自的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资料：保加利亚（1987年8月20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87年9月17日）、伊拉克（1987年9月17日）、墨西哥（1987年9月23日）、巴拿马（1987年9月22日）、苏丹（1987年11月19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87年9月23日）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87年11月12日）。

27. 巴林政府1987年8月14日通知专题报告员说，该国宪法第19(a)和20(a)条禁止酷刑。他还提到刑法第20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1款，并转交了文本。根据该文本，被告或他的辩护律师有权向法庭就酷刑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问题起诉。

28. 保加利亚政府提及过去提交的资料，重申它支持旨在公布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之使用的行动，并告知专题报告员说，它已于1986年12月1日批准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

29. 加拿大政府以1987年9月8日的普通照会特别提及《反对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国政府指出，加拿大已于1987年6月24日批准了该公约。为了确保对公约的遵守，它已修正了刑法，新规定了一个具体的酷刑罪行（第245.4节）。该修正案禁止官员，例如治安官员、公共官员和军队成员，或在这些人的纵容或同意或默许之下采取行动的人的酷刑行为。根据上述公约的条款，审判这些罪行的裁判权已扩展到在加拿大以外所犯下的罪行。至于警方和保安部队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款，加拿大政府希望向专题报告员建议，除上述内容外，警察机构对武力的使用应受到立法、执法和行政条款的管理。那些条款所制定的标准符合并常常超过《联合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所定的条款。

30. 危地马拉政府1987年8月25日通知专题报告员说，国会于1987年8月13日一致选出了人权检察官。人们可能还记得，根据共和国国会关于人

权委员会法第6条，（检察官（相当于调查专员）是共和国国会为保护人权的一名特派员——这些人权受到宪法和危地马拉已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公约的保护。他行使他为期五年的职责，并在全共和国具有法人资格、裁判权和职能；在人权问题上他是最高权威，不附属于任何机构或官员。检察长在其最有意义的职能中，可以“调查由任何个人向他提交的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任何起诉”和“在适宜的情况下促进司法的或行政的行动和补救措施”（第15条(c)和(f)）。特别是第17条规定，检察长“应采取步骤以确保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未被明确禁止）在紧急状态期间得到充分保护……”。

31. 专题报告员特别注意大韩民国政府提交的资料。除宪法制订的法律保障措施和其他国内立法外，政府指出，在1987年为保护人权设立了一个由首相领导的特设委员会。委员会就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律、体制和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为改善防止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律和体制保障措施提出了建议。此外，所有地区检察长办事处以及他们在全国的分办事处都设立了人权咨询办公室。设立这些办公室是为了处理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案件，从而向酷刑事件的受害者提出赔偿。

《损害赔偿责任全国赔偿法》第2条规定，“当公共官员违反法律和法令，在履行公职期间有意或无意地对其他人造成损害时……，国家或地方自治政府应赔偿损失。”

32. 荷兰政府1987年8月11日告诉专题报告员说，它正在完成其批准禁止酷刑公约的批准工作，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批准该公约。该国政府还在荷兰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经修改的荷兰宪法的新特点是，第11条列入了人格不可侵犯性的权利。只可以由或根据法律规定限制这一权利。新的第七条允许立法部门有一定的时间制定这一法律规定。

33. 巴拉圭政府1987年7月20日报告说，宪法第五章第65条题为“关于个人保障，”向共和国居民提出对某些行为，包括下述行为，的警告：

“任何人都不应遭受酷刑或残酷或不人道的待遇。监狱系统应在适宜的、有益健康的和清洁的机构内设立，它应透过有法律确定的综合待遇来谋求促进犯人的社会生活的恢复。”

政府还指出，“对案件中对治安和公共秩序负有责任的人制定了诉讼程序，在这些案件中他们犯下了滥用职权罪，从而导致侵犯上述宪法条款的行为”。

34. 秘鲁政府转交了1987年6月24日颁布的有关“对于为恐怖主义目的犯下的罪行进行警方调查、诉讼程序和审理的规则”的第24700号法的文本。

根据该法：

“当有人因恐怖主义罪行被逮捕或被告发时，警察当局、被捕人的家属或各人权委员会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将该事务通知有关检察官，检察官应亲临即将成为官方拘留中心的地点。警方应书面通知被拘留者指定的人。省检察官应对为保护法律、人权和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的调查承担直接责任；警方人员应参加检察官指定的调查工作，并应采取行动。辩护律师在每一次或每个调查工作中的参与是重要的。辩护权不得放弃。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辩护律师未能对两次连续传呼作出反应，检察官部的代表就即刻任命另一名律师。如果必须解释罪行，省检察长应请审理检察官命令在不超过10天之内单独拘留被拘留者。单独拘留并不妨碍辩护律师和被拘留者之间的私下会晤。警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禁止这种会晤。这些会晤如果通知了省检察长就不需要获得事先批准。警方调查一旦得出结论，公共检察长部如果认为被指控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应在24小时内向审理检察长报告。”

35. 土耳其政府在1987年9月8日普通照会中提到该政府1985年9月16日、1985年11月26日和1986年9月16日提交专题报告员的情报，并强调培训执法人员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该政府说：

“在土耳其，议会、政府、司法当局、新闻界和舆论都对虐待问题很敏感。土耳其政府认识到教育水平低是孤立的虐待行为一项根本原因，已采取措施来提高警察人员的教育水平。新教育措施的目的是提高警察人

员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重视，从而促进对这些概念的尊重。为此，向学员开设了“同公民的关系、关于宪法权利的法律、刑法与纪律规定”的课程。针对如何查明违法行为、嫌疑犯和如何把犯人解交司法当局，开设了“现场调查、起诉、审讯及审讯技巧以及犯人心理”的课程，以期警察官员能使用科学方法。”

36. 关于执法及安全人员的培训方案，塞浦路斯、希腊、菲律宾等三国政府也特别作了说明。对此，塞浦路斯政府通知专题报告员说，新警员正学习“法律课程，特别是刑法及刑事程序，时间为一学年；也开设正规的补修课程，时间为10周。此外，众议院审议的《警察规章》中包括这样的条款：凡是在拘留时或审讯期受到虐待因而针对某一警察提起的任何控告，都会由控告问题特别委员会予以调查”。

37. 菲律宾政府说，它已采取下列措施以防止酷刑和（或）向酷刑作斗争：

“……根据1986年7月4日的C P备忘录命令第20号，将对人权的研究作为所有军事和警察部门、服务学校和院校、包括菲律宾军事院校的教育和培训方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司法部门一起为有军衔的／内务国家警官和诉讼检察官〔组织〕有关人权，例如逮捕、搜查和没收论题的讨论会；拘留调查、案件的备案和控诉，对被拘留人士的处理和管理，和其他有关论题；……为所有军方和警方人员提供的部队资料和教育运动，特别强调对人权的尊重；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和在重要服务和地区统一指挥部〔设立〕特别行动委员会，以便对与侵犯人权问题有关的问题和诉讼迅速采取行动。该委员会的行动包括——监督、调查和报告侵犯人权行为”。

38. 专题报告员在其第一份报告中提及1983年美国出口管理规定，可根据该规定给予为“特别指定的酷刑刑具”发放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以1987年4月22日的信件，通知专题报告员说，出口管理规定到1987年4月10日已经修改。涉及犯罪控制和侦察商品的出口许可证规定的第375.14段现在包括

下述条款：“要求“特别指定的酷刑刑具”的有效出口许可证的申请将遭到拒绝”专题报告员还得知，根据过去的立法，没有发放任何“特别指定的酷刑刑具”的出口许可证。

39. 已经提请专题报告员注意，在一些联邦州，颁布立法和确定有关执法人员和居留地点制度的行政规定的职能属于各州。各州政府当局常常不完全了解在国际一级已经发生的事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系统内通过的各种文件的执行情况可能不符合人们所期望的标准。在这方面，宜于提醒有关政府注意有关难民地位的1951年公约的第41(b)条所包括的类似情况，该条指出：

“……鉴于本公约有些条款属于联邦各州、省或各州的立法管辖权范围，而根据联邦宪法体制，这些联邦州、省或州没有义务采取立法行动，联邦政府应尽可能早地提请有关州、省或州当局注意这些条款，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这一条款可能与必须完全禁止酷刑的案件有类似的适用方式。在这方面，人们还感兴趣地注意到，同一公约的第41(c)条的规定，该条要求一个联邦国家缔约国就公约的任何特定条款提供联邦和其所属各州的法律和惯例的报告，表明已透过立法或其他行动执行该条款的程度。如果各联邦政府能够向专题报告员提供不仅是在联邦一级，也在其所属各州一级有关禁止酷刑的执行情况的资料，他将十分感谢。

四、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40. 专题报告员在给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E/CN.4/1986/15)，划分了两种酷刑：肉体酷刑；和心理或精神酷刑(第118段)。接着他列举了一些酷刑的方法(第119段)。然而他告诫说，这两种主要酷刑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归根结底，这两者都具有肉体和心理的影响。他还提醒说，这种酷刑方法的清单并不是详尽无遗的。

41. 专题报告员在同一报告的另一部分中说，酷刑(本身)和其他待遇或惩罚之间有一个“灰区”：他指出，他必须考虑到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某些情况，因为根据进一步的分析，这些也属于酷刑行为(第23段)。最近各种情况引起了专题报告员的注意，这些情况可以称为“灰区”。现将这些情况叙述如下。

A. 肉刑

42. 某些国家的刑法承认肉刑：如鞭打或断肢，作为对违反法律行为的制裁。首先必须指出，国内法认可这些制裁，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行为是《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意义上的“法律制裁”。在这方面可以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7条所规定的）禁止必须扩大到肉刑，其中包括作为教育或纪律措施的过度的惩罚”。¹ 最终确定某些做法是否合法的是国际法而不是国内法。

43. 专题报告员同其国内法承认这些形式的肉刑并实际加以运用的一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磋商。他欢迎这种磋商，希望这些磋商继续下去，并希望已经制定类似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也能这样做。该代表告诉专题报告员，这种形式的惩罚是根据宗教习惯制订的，此外，在他本国的社会文化范围内，这些制裁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必须被看成是不可缺少的；另外，这些方法还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普遍接受。他还指出，这些制裁尽管很严厉，因此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但仍然比死刑要轻，因为被定罪者的生命没有受到影响。可是，死刑并没有受到国际法的禁止。

44. 事实上，具有极高权威的宗教书承认某些体制和文件，甚至使其合法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体制和文件对于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都有效。 奴役制可作为这方面的实例：尽管奴役制曾经被差不多所有传统宗教所接受，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不符合人类固有的尊严；因此奴役制受到禁止，并被看成是一种最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 同样，发展出这样的法律意见：遭受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痛苦是同必须尊重人的身心健全所不相容的，即使制裁本身完全合适甚至有必要。

B. 不人道的监狱条件

45. 在不同情况下，专题报告员注意到某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一般犯人或某些类型的犯人所经历的极为恶劣的监狱条件。 不人道的监狱条件实际上可能导致严重痛苦的加剧，如果这一条件是蓄意的政策所造成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这是本来意义上的酷刑。 然而当局的忽视或极少关心也会造成严重的痛苦。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并不是有意强加的，因此它不属于酷刑本身的定义范围：然而这种不人道的监狱条件往往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这意味着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对它所规定的义务。

C. 普遍适用的严厉待遇

46. 有关不人道的监狱条件的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被拘留者所受的严厉待遇。 如果故意严厉对待某种类型的被拘留者，或明确意图了对拘留所的某一个被关押者造成痛苦，这就可能是一种酷刑。 如果这些地方的整个制度极为严厉，例如采取滥打的形式，这就构成了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D. 死囚牢房延长关押

47. 在很多情况下，犯人被判处死刑以后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够知道他的判决是否会执行。 如果这种拖延是由于上诉程序或要求赦免所造成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这种不确定的现象持续几年（这并不是罕见的），心理影响可能就会产

生严重的精神痛苦，往往导致严重的人体疾病。 在此应该再次提出质疑，这种情况是否符合对人的尊严和身心健全的必要尊重。

E. 未成年者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

48. 专题报告员被提请注意，在某些国家里，涉嫌或被判定犯有普通罪行的未成年者（有时年龄很小）同成年人关押在一起。 在很多情况下，其他同狱犯人往往残忍地利用这些未成年者，有时候利用其身体，即性利用。把未成年者同成年人关押在一起的这种做法不符合促进被定罪者重新做人的公认原则，而且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2款(b)目和第3款，这种做法还可能对有关的未成年者造成严重的身心痛苦。

49. 尽管这些对待被拘留者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性质完全不同，但它们都似乎属于上面提到的灰区。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待遇可能也是一种酷刑，特别是因为酷刑也包括在政府官员的默许下造成疼痛或痛苦。 在其他情况下，把这种做法称为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比较合适。 为此专题报告员认为，如果他得到有关被拘留者的这种待遇的可靠资料，他要提请有关政府注意这种材料并要求它们作出评论，这是他职权范围内的行动。 在这方面，似乎应该重申第一章中所阐述的职权的性质，即各国应该提出意见以便使专题报告员能够完整阐述酷刑和类似做法的存在并制定各种建议以防止这种做法。

五、对于专题报告员所收到有关 酷刑做法的资料的分析

50. 专题报告员在审查期间所收到的资料证实了以前两个报告所阐述的情况：酷刑仍然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在有些国家里，政权易手以后，目前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再容忍酷刑，但各种指控却不断来自这些国家，这表明酷刑的做法如何顽固。显然严厉地对待被拘留者往往等于酷刑，这已经成为这种社会的生活方式，要改变这些行为模式看来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非常严格的再训练方案和对实际出现的酷刑处以严厉的惩罚是完全必要的。另外外国专家参观拘留所，随后向当局提出建议，这有助于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气氛。

51. 目前酷刑仍然很普遍地存在，其部分原因是一些国家中发生内争或内战。正如以前几份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种局势往往会导致酷刑的作法，因为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一般来说很少受到尊重。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在深受国内动乱之害的地区，或有时在整个国家宣布紧急状态，这一情况加剧了这一问题。如果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或国家法律的类似规定暂停执行，对于尊重禁止酷刑不得克减这一原则（第7条）的保障也受到了妨碍。即使专题报告员第一份报告（第42段）中所建议的人身保护令或宪法权利保护令等国家补救措施的有关规定保持不变，这种保障的有效性也往往受到损害，因为必须提供这些保障的司法机构往往无法进入通常处于部队控制下的紧急状态地区的拘留所。因此人们可以被几乎无限制地关押，而且其下落可以一直不为人所知。正如大量案件中收到的指控所证明的，这些情况特别“适合”酷刑的做法。叛乱分子对军人和其他政府官员、甚至有时包括当地平民也采取不人道的做法，尽管这些叛乱分子往往无法与当地平民区别开来，这一事实也加强了酷刑做法的心理条件。在此情况下，每个人往往成为嫌疑犯，因为他可被单独囚禁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而且往往采用残酷的审讯方法。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如对“恐怖份子”施行酷刑，以便为了解救无辜人的生命而取得必要的情报，那么酷刑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可以谅解的。

52.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如 1985 年《禁止酷刑公约》第 2 条所明确指出的，禁止任何情况下的酷刑。 尽管不应低估这种情况下的困难和几乎不可能地原封不动地保持法律规则，但各国政府应该继续认识到，国家安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实现国家安全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因此各国政府应该不断提醒主要负责恢复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任务的人员，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严格尊重。 只有这样，在上述情况下似乎往往冲突的国家安全与人权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调和。

53. 如果施行酷刑是为了防止国内动乱、消灭所有反对派和扼杀所有不同意见，更是不能容忍的。 在前者的情况下，当局无法控制，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它完全可以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是政府本身蓄意利用酷刑作为散布恐怖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政府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很明显。 在这方面，应该回顾到，酷刑的做法不仅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国家对其国民的义务，而且还违反了其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义务，因为禁止酷刑是国家对所有人的义务之一（见专题报告员第二份报告，第 35—46 段）。

54. 然而专题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所阐述的情况比迄今为止根据以上讨论的各种情况的阐述所能想象的更散乱和更复杂。 有些指控还来自上述情况并不普遍的一些国家。 在处理这些指控时，专题报告员得出结论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禁止酷刑）和第 10 条第 1 款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55. 专题报告员慎重考虑后认为，现在有一种每况愈下的倾向是，即被拘留者遭到不符合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的待遇，然而遭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最后遭到真正的酷刑。 第四章所提到的“灰区”最终可能比那一章所叙述的范围要大的多。 第 10 条第 1 款的意思实际上是指，被拘留者象拘留他们的人一样是人，他们有同样的人的尊严，他们并不是一群被赶出社会的卑鄙的人，而仅仅暂时（有时是永远）被剥夺其自由，因而无法在该社会自由活动；但是拘留所也同其他机构一样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也适用同样的基本法律规则。

56. 然而国际社会权威性地认可的这一观点要求改变态度，因为几百年来，被拘留者一直被看成是被驱逐的人，是没有任何权利或特权的下等人。许多监狱管理当局基本上仍然持有这种观点，正是在这些地方，据称偶然或甚至是经常发生酷刑。只要这种思维方式继续普遍存在，即使仅仅消除了一些通常存在的预防性因素，非人道的待遇也完全可能变成残忍的待遇、甚至变成酷刑。

57. 因此专题报告员在其以前几份报告中强调了执法人员和保安人员的训练和再教育方案的重要性。他满意地从转交给他的资料中了解到，在好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前政权统治下酷刑现象很普遍的国家里，新的训练方案正在实施（这一资料载于第三章）。然而所有政府有必要定期评价其训练方案，以便确定这些方案是否仍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的原则。因为为了根除酷刑现象，仅仅在刑法中对酷刑处以严厉惩罚来禁止酷刑是不够的。这种规定固然很有必要，但是把酷刑列为单独一项严重罪行，任何人，特别是负有执法责任的人员当然不会很容易看到自己所起的严重违反法律的作用。但是经验表明，酷刑往往是长期过程中的最后阶段，通常从否认被拘留者人权开始。这种过程以人体虐待告终，但它起源于思想，因此预防性措施必须从思想开始。

58. 专题报告员所收到的资料还涉及针对公开证明其遭遇的酷刑受害者和提起诉讼者所采取的措施。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被拘留者在获得释放时必须签署一项声明或宣布：他们不对拘留期间的遭遇作任何评论。但是如果他们谴责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有时可能被重新被捕。在其他情况下，公开揭露酷刑作法的人权组织的代表遭到骚扰或遭到逮捕。在有些情况下，代表委托人向当局提出有关酷刑的上诉的律师，自己遭到逮捕或受到禁止。毋庸置疑，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禁止酷刑的精神。声称遭到酷刑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应该能够提出上诉和取得纠正，这一点在《禁止酷刑公约》第14条也有所规定。即使正如有时候有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些谴责是为了使当局难堪的政治目的而提出的，每一项正式提出的上诉都应该成为独立的司法调查的对象。

六、预防性措施

59. 专题报告员在第一份报告（第8段）中指出，只要有人处于他受到其他人绝对控制的情况，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导致酷刑的做法。他接着说，由于这种情况总是会出现，因此制定具有内在检查和平衡的制度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章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可称之为预防措施的系統。

60. 但是，首先必须作一般性的说明。一国政府在给专题报告员的一份答复中指出，他在第二份报告中所建议的某些预防性措施对该国家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关在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的情况下得到纠正的现有立法和司法保障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必须明确区分预防性措施和镇压性措施。两者是同样必要的，但不能互换，因为其各自作用是不同的。得到纠正的手段是否可以取得以及能否严厉惩罚实行酷刑者的法律规定之存在，这涉及已发生酷刑的后果如何。预防性措施具有预先制止酷刑发生的作用。对施行酷刑者判处重刑也可以具有预防性的效果，但其主要作用是镇压性的。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导致酷刑的情况，因此应该主要强调配合预防酷刑的各种措施。这种措施决不能被镇压性措施所取代，因为镇压性措施未能纠正可能会产生酷刑现象的各种情况。

61. 专题报告员在其第二份报告中，提请注意哥斯达黎加政府1980年提出的专家组定期访问拘留或监禁场所的这种制度，这是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当时是草案）的任择议定书草案所载的建议制定的。1985年，人权委员会决定推迟审议这一提案，因为欧洲委员会正在讨论一项类似的设想。同时它建议，已经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其他有关地区应该考虑能否根据同样的概念拟订公约草案。

62. 同时，欧洲委员会的审议产生了成功的结果。1987年6月26日，《欧洲禁止酷刑和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和处罚公约》获得通过，并于1987年11月26日开放供签署。专题报告员还了解到，美洲国家组织正在考虑缔结一项类似的公约。

63. 尽管专题报告员仍然认为，区域性公约的存在并不一定妨碍缔结一项对这种区域性访问制度承担义务的国家也参加的世界性的公约，但他认为，目前可能不适合缔结这种世界性条约，因为许多国家可能正在专心致志于区域性工作。

64.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把访问制度这一设想完全留给区域性安排而不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这一设想。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可以考虑请求秘书处在咨询服务方案范围内建立一个专家组：每一国政府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可以通过人权中心请小组委员会访问该国并视察拘留场所，最好定期进行。从这种访问制度可以取得一些经验，如果最终再次研究世界性公约这一设想时，这些经验将具有极大的价值。每个访问组的任务和职权每次可以由有关国家和人权中心制定，这会保证最大的灵活性。

65. 访问制度作为制止酷刑和类似做法的预防性措施的重要性简直不可估量，即使这种制度在纯粹自愿的基础上暂时得到实现，情况亦复如此。这将在现场提供的极为有效的咨询服务。因此它仍然应该列入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即使它暂时没有制定公约的基础。

66. 在这方面，还应该提醒各国政府注意准许红十字委员会小组进入拘留和监禁场所的可能性。这种访问在过去和现在极大地促进了对被拘留者人权的尊重，这是不必赘言的。

67. 众所周知，单独关押时，酷刑现象最常见。因为酷刑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单独关押又最严密地保守了这一秘密。因此，法律规定废除所有单独关押的可能性将是一个极为有效的预防措施。在这方面，还应该提到以下事实，即有的国家国家立法不允许单独关押它们有时候也承认，人员在被捕以后，在提交司法机关审理案件以前，也可能在警察局关押一段期间（如24或48小时）。在这段有限的时间，也必须极为注意确保被拘留者的身心健全不致受到损害。

68. 被拘留者被捕以后马上进行身体检查可能也具有预防性的效果。如果被拘留者在被捕时身体状况确实良好，那么就难以解释在拘留期间其健康状况为什么恶化。这种措施还符合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所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4条规则，该规则规定，（监所）医务人员应于囚犯入狱后尽快看到并予以检查。为了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不仅正式监狱而且为审讯目的拘留人的所有监所都应该进行这种检查。

69. 经常有人死于拘留期间，据称他们是拷打致死的。在其他情况下，据称被某些国家机构拘留的失踪人员，其尸体在大街上被人发现。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在死者亲属所选择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正式解剖。为此，可以设想起草一套特别是针对酷刑现象进行解剖的最低标准规则。

70. 专题报告员在这份报告的另一部分（第57段）再次强调了警察人员和保安人员训练方案的重要性。在此仅仅提到这一段。

71. 专题报告员在其第二份报告中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调查专员型机构，它有权接受对包括酷刑在内的行政虐待现象的上诉。建立这种机构可以把镇压性和预防性措施结合起来。如果镇压性作用确实行之有效，其长期效果肯定也是预防性的。为了确有效果，人们应该能够随意会见当局，能够同它磋商而不必事先通知，会客的限制应该尽可能降低，手续应该减少到最小程度。

72. 在国家一级组成这种或（前几份报告中建议的）类似性质的预防措施网将对消除酷刑现象作出最有意义的贡献。

七、结论和建议

73. 联合国范围内根除酷刑的运动从1975年12月9日开始展开,当时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从那时起,在文件和机构方面采取了重要步骤。在这方面应该提到《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获得通过、1985年5月22日任命人权委员会有关酷刑问题的专题报告员、1987年6月26日公约生效以及1987年11月26日选举根据公约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74.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禁止酷刑的运动是否产生了具体成果。无疑的是,其成果之一是对酷刑现象有了普遍的认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谴责酷刑是最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之一;专门处理酷刑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人们组织了许多研讨会来讨论根除这种罪恶的手段和方式。

75. 尽管人们作了这些努力,有关酷刑的指控还是继续提出;指控的数量并没有下降的趋势。新的酷刑技术已经发明——有时候这种技术是相当尖端的,新的酷刑工具已经研制成功——有时候经过专门设计,不会在人体上留下任何痕迹。酷刑受害者痛苦的惨叫仍然超过反对酷刑的愤怒的呼声,尽管前者往往不为人知。

76. 这种显著的差别法律意见和习惯做法之间如何解释?这种差别在整个人权领域里并不是没有被发现,而是在酷刑方面更为显著,因为据称施行酷刑的那些人从来没有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而是断然予以否认。

77. 专题报告员认为,原因之一是,一般来说,酷刑并不是一种可以搁置一旁加以单独抨击的孤立现象。酷刑同其他侵犯人权的现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只是这种其他侵犯人权现象的过度发展。内争和内战的局势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酷刑的指控必然伴随着对非自愿失踪和任意杀害的现象的指控。指控往往载有简单而可靠的消息,如某年某月失踪的某人被严重残害的尸体经人发现。

78.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酷刑往往是伴随其他侵犯人权现象和不存在法律规则情况所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则得到稳定保障的国家里就不会出现酷刑现象。正如专题报告员在其以前几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认为它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酷刑现象，因为只要一些人完全控制另一些人，就可能出现酷刑。但是只要有有效和迅速的纠正措施，就可以使这种酷刑成为孤立现象。但是一旦法律规则开始减弱，就容易出现酷刑。正是为此原因，专题报告员在分析所收到资料的章节中广泛地阐述了酷刑现象。

79. 这种简单而基本的真理以巧妙的措词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部分第一段：“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包括政治反对派和嫌疑犯及已定罪犯人〕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的基础”。如果轻视这些话，阻挡酷刑做法的壁垒就很脆弱；但是如果认真看待这些话，禁止酷刑的运动就决不会成为只反对表面现象的运动，而必然具有消除酷刑根源的性质，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可以从实际上施行酷刑的场所看到这些根源。

80. 因此为了取得效果，就应该从较广泛的角度来看待专题报告员在其整个报告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实际上禁止酷刑的有效措施和一般法律规则具有同样的出发点。法律规则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法律规则没有单一的模式），但绝不能允许酷刑，因为酷刑完全彻底剥夺了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与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81. 专题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有些建议摘要如下，应该连同前几份报告所载而在此无法全文转载的那些建议一起理解。

- (a) 由于许多据称的酷刑案件据报告发生在单独囚禁期间，因此应该尽一切努力宣布单独囚禁为非法；
- (b) 应毫不拖延地把所有被捕人员转交有关法官，后者应该立即决定逮捕是否合法，并允许他会见律师；
- (c) 所有被捕的人都应该在被捕以后尽快得到医疗检查；
- (d) 只要有人在拘留期间死亡，就应在其亲属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解剖。应该起草关于特别针对酷刑现象的解剖的最低标准规则；

- (e) 拘留场所应受到国外专家的定期视察。国家一级视察的制度最好与国际专家的定期访问相结合。为此目的，应该在人权中心咨询服务方案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专家组。不是有关建立定期访问制度的公约的缔约国的政府可以利用人权中心提供的便利；
- (f) 执法人员和保安人员的训练方案应该反映以下观点，即被拘留者有权享受《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社会通过的其他法律文件所载的所有权利。有关审讯技术的教导方案和手册应该载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则，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注 解

- ¹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40号（A/37/40），附件五，第2段。

xx xx xx xx xx